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乌哈娜.无火时代的神话讲述——非洲博茨瓦纳火起源神话比较研究刍议[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4(2):14-17.

无火时代的神话讲述

——非洲博茨瓦纳火起源神话比较研究刍议

乌哈娜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非洲博茨瓦纳火起源神话属于较早的火起源神话,文本核心情节上包含无火时代火起源神话文本群普遍具备的“初代人类对火无知(不知其用途)”和“初代人类在火未发现前饥寒交迫”,文本中的火精灵形象又隐含着人类社会早期的万物有灵世界观。初代人类和火精灵两种形象在文本叙事中的互动关系充分遮蔽了火起源神话大都具有的二元对立结构,呈现出先民思维的原逻辑特征,是延续神话叙事传统并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起源神话案例。

关键词:火起源;非洲神话;万物有灵;原逻辑思维

分类号:B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1)02-0014-04

火起源神话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多讲述火最初的起源、使用和获得等内容,属于文化起源神话^[1](P84)]。同时,这类神话也连接着火崇拜信仰习俗,有些火起源神话则包含相对突出的盗火文化英雄形象。汤普森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将盗火相关母题归入“文化的获取(Acquisition of Culture)”,编号为A1415^[2];王宪昭则根据该类神话的中国各民族文本,在《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归纳出“W6910火的获得”系列母题,该系列母题属于“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大类,包括以“火的来源”“取火”“盗火”等为核心的一级母题及若干二、三级母题。^[3]

非洲神话起源较早,同其他地区、民族的神话一样,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保存至今,是东方神话比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路丝·芬尼根、H·鲍曼等著名学者都曾系统搜集整理了非洲神话的多个文本。^[4](P3~4)]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重洋,但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有学者陆续开始关注非洲神话的存在形式和具体内容。非洲文学研究专家李永彩

搜集整理出版的《东方神话传说·非洲古代神话传说》容量空前,文本科学性突出,便于亚非民间文学文本纵观比对和横向参考。该辑录中的博茨瓦纳神话文本《火的发现》^[4](P38)],不仅在核心情节组合形态上接近于对无火时代的讲述,更在内容上体现出非洲火起源神话文本的独特风格,将其同其他东方火起源神话文本进行情节结构、神话典型形象的比较,能发现其在多个维度呈现出的早期神话文本特征。

一、博茨瓦纳火起源神话文本的无火时代情节特征

尽管世界各地、各个时代神话的表达方式趋于夸张和幻想,但其中包含的现实成分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人类对火的发现这一问题的思索过程,具有口述文献价值。《东方神话传说·非洲古代神话传说》中博茨瓦纳神话文本《火的发现》,是讲述初代人类首次了解火,学会使用火的一则文化起源神话,该文本主要有如下主干情节:

初代人类不知火为何物,靠生肉与植物取得温

收稿日期:2021-0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菲律宾马拉瑙族英雄史诗《达冉根》翻译与研究”(2018VJX051)

作者简介:乌哈娜(1993-),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方民间文学研究。

饱,靠阳光和兽皮取暖,靠天神隐身者莫迪莫赠予的母牛喝牛奶;初代人类远行途中感到寒冷,看到远处洞口青烟并发现火焰(天神莫迪莫的仆人),发觉它十分温暖美丽,并与其结交成为朋友;初代人类欲邀请火焰去家里做客,火焰拒绝;初代人类回家向家人介绍火焰的美好,家人要求他下次一定带回火焰;火焰在初代人类几次邀请下终于答应赴宴;火焰走出洞口,沿途烧坏乡野鸟兽和初代人类准备的招待美食,危及初代人类和家人的生命;初代人类一家偶然跳入河水,发现水可抵御火焰;初代人类一家躲过灾难回家,偶然发现烧熟的食物美味又解饥;从此人类知道了火焰的存在和作用,学会驯化火服务自己。

该文本开篇包含对人类初期无需火取暖并对火完全处于无知状态的描述:

当第一个人来到地球生活的时候,他不知道火的存在。他所吃的食物都是大地母亲的天然产品,都是善良的隐身者莫迪莫放上的。……乡村里生长着大量的球茎、块茎和果子……从母牛身上流出增进健康的牛奶,无论老少都喜欢把它当成日用饮料。……白天太阳的光线抚摸他裸露的身体,他从中取暖;夜晚用野兽皮细心编织的东西可以让他抵御冬天的寒冷。人确实是幸运的,生活过得很好。^{[4](P39)}

文本中描述的早期人类因有求必应的隐身天神莫迪莫的存在,是根本不需要火的,文本不仅试图解释人类早期社会不需要火的原因,还包含对无形之神的早期信仰。

弗雷泽根据神话文本与人类社会之间固有的对应关系,认为人类社会不断认识火的过程同人类社会本身的不断进化一样,是循序渐进的,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三个文化阶段无火时代、用火时代和燃火时代均有各自对应的神话传说。

比如,讲述无火时代的神话文本基本包含如下几个核心情节:初代人类对火无知(不知其用途)+初代人类在火未发现前饥寒交迫+初代人类初次发现火+初代人类借火御寒并烹饪食物+初代人类学会取火。讲述无火时代的文本,有弗雷泽举出的澳洲维多利亚土著人神话、新几内亚马新格拉神话、缅甸克钦人神话等。

讲述用火时代的文本中,早期人类对火的作用是熟悉的,最重要的核心情节就是:初代人类通过偶然的方式得到火种(天神或动物赠予初代人类火种)+初代人类使用火生活。文本更加着重于讲述人类在自己学会取火之前,借助偶然的时机,知晓了火的

作用,并在外力的帮助下使用火御寒和烹饪。

与燃火时代相对应的文本更多,这类文本强调人类自身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出人类对自身能力的发现和进一步认识,初代人类通过自主的方式取得火种便是核心情节,虽然在更多的文本讲述中,这种进步只体现于最原始的钻木取火、打火石取火等,但无疑是比自然力取火更进步的方式。^{[5](P185~211)}

结合弗雷泽的三个文化阶段的划分和非洲博茨瓦纳神话包含的核心情节,可以发现,该文本没有初代人类通过自主的方式取得火种这一情节,比讲述用火时代的文本多出了初代人类对火无知(不知其用途)和初代人类在火未发现前饥寒交迫情节。文本通篇都讲述了人类最初对火的无知的状态,因此,从情节结构上推断,该文本可以被认为是讲述无火时代的口述神话文本。

除却初代人类对火无知情节,文本中讲述人类茹毛饮血的生活的内容,同其他几则非洲神话文本趋近。东非基库尤人(Kikuyu)一则文本中记录了“人类曾有段时间生吃食物”的传说^{[5](P110)};东非乞力马扎罗山附近的瓦恰戈人(Wachagga)文本中说,人类曾经“像狒狒一样生吃食物”,当一个孩子偶然钻木取得火焰后,人们对从未见过的火焰表现出惊恐,后来才偶然发现火焰可以烹饪食物^{[5](P111)};白尼罗河地区希陆克人(Shilluk)就认为,人类有段时间不知道熟食,也不知道火焰为何物,他们只是在太阳底下晒食物,男人吃上半部分熟的,女人吃下半部分生的^{[5](P112)}。

对无火时代的讲述不仅出现在非洲神话中,参考东方其他国家神话时,我们也会发现其普遍性。西伯利亚北部雅库特人(Yakuts)神话说,先祖时期人类偶然点燃火焰以后万分惊恐,不知道它的用途和扑灭它的方式^{[5](P97)};布里亚特人(Buriats)也有传说提及人类初期没有火,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马来半岛塞芒族(Semang)蒙瑞部落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最开始不知道火是什么东西,能做什么用处,见到火就害怕得跑走,一只啄木鸟教给人们火的用途。^{[5](P93)}更多的民族和地区出现的无火时代讲述,在核心情节上因包含初代人类对火无知(不知其用途)和初代人类在火未发现前饥寒交迫,而具有了可能定性为更早期文本的情节特征,该特征的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标示出文本内容的先发性,但由于搜集时间和流传路径信息的缺乏,仍旧无法有力地证明其包含较早的民族志信息。

二、莫迪莫的仆人——火精灵形象中投射出的万物有灵观

李鹏《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们”——中国诸民族盗火神话中的守火者和盗火者》^[6]一文,对中国诸民族盗火神话中的守火者和盗火者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火起源神话中的守火者、盗火者(或变体夺火者)是推动盗火神话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守火者是看护火种的行为主体,不仅肩负着守护火种的职责,也是火种的实际控制者,他们是盗火的最大阻力;盗火者是神话中的文化英雄,是盗火行为的主要策划者和行动者。结合其在文中的论述,笔者归纳出非洲博茨瓦纳火起源神话中的主要形象:火精灵(莫迪莫的仆人)、初代人类。

该文本中没有明确的守火者形象,虽然在记述中,火是隐身的天神莫迪莫的仆人,但是在初代人类发现火的过程中,莫迪莫并未出现,因此他只是在极为浅薄的概念上属于火的主人,实际上并未在文本中履行守火者的控制、看管、与盗火者对抗、保护火种的职能。而被盗取(取得)的对象——火种,却是一种能够说话并具有思想情感的火精灵形象,文本中的火善良忠诚,在初代人类远行到冒着青烟的洞口时,火友好地向人类介绍自己,并邀请他与自己畅谈,给予人类温暖和光明:

这个人知情达理,很有修养,所以他见到火非常有礼貌地问候。“你好,陌生人,”他说,“我自从能够呼吸以来一直住在这个大地上,可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告诉我,我同谁说话?”

“我回答你的问候,两腿人。”火高兴地回答,“善良的莫迪莫有许多仆人,我就是他的一个仆人。走近些吧,白天寒冷;我微笑的时候放出热量,欢迎你把两只手伸过来暖和暖和。”

这个人走近火……他愈觉得温暖,愈觉得快活和满意,他想到要是把这位新朋友请去访问他的家,那该是何等愉快!^{[5](P39)}

火在文本中不是没有意识的被盗火者和守火者拉扯抢夺的对象,它有生命,有思想和灵性,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这便与早期人类万物有灵的思想方式契合。万物有灵观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提出,即人类先民在原始时期认为自然万物都有灵魂,都有和人一样的思想和情感。万物有灵是先民对生命、疾病、死亡和各种自然现象的习惯性归因模式下形成的世界观,也是

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精灵信仰的核心。^[7]由此,笔者推断,该文本中莫迪莫的仆人火精灵所具有的能够说话、具有思想意识的特征,正是万物有灵观在神话文本中的体现。爱德华·泰勒也指出,即使这种世界观指导着早期低级部落族群的原始宗教信仰,但是其自身在不断传播、不断变化的时候,仍旧可以保持稳定状态,从而进入到当今社会文化中。因此,不论该文本记录时间与流传时间是否长久,都在稳定的火精灵形象中传递着早期人类思维中的万物有灵观念。

同时,将该文本放置于其他同属于无火时代讲述的火起源神话文本群中,它也仍旧因为包含万物有灵的观念,而呈现出人类思维早期特征。非洲西南部博格达马拉人(Bergdama)的讲述中,火是被抢夺的对象,存放于守火者狮子的村落里,被取来的火种是没有自主意识的^{[5](P102)};同属西南非洲的宋加人(Thonga)传说里,取火者是从贝壳中取来灰烬烤熟了食物,灰烬也是无生命的^{[5](P103)};莫桑比克拜拉(Ba-ila)人神话、刚果地区班加拉神话、下刚果巴刚果部落火起源神话中,虽然出现了有生命的、能说话的动物盗火者形象,但是被取得的火焰仍旧是无生命的^{[5](P103)};刚果盆地南部的巴鲁巴人、刚果河谷巴库巴部落火起源神话着重讲述取火的方式,火焰无生命,其作用和功能也被人类熟知和习惯。万物有灵观念支配下的神话思维在发展过程中,很有可能将这种无生命的自然物具体化为某一具体神灵,因此部分火起源神话中的动物盗火者和初代人类,就在文本中呈现为特定的守火主神和有名有姓的文化英雄。在万物有灵观发展过程中,我们也仍旧可以借助更多火起源神话文本,证明该文本可能会有动态发展趋势。

虽然在非洲火起源神话文本群中,有生命的火焰形象稀少,但是在世界各地各类文化起源神话中,有生命的自然物形象屡见不鲜,它不仅是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遗留至今的印证,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文本自身可能存在的先发性,以及神话思维中人类对万物认知逻辑的混沌性。对现实存在的有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的区别越模糊,神话文本本身的表达就越可能有更早的历史,越易于追根溯源。

三、前二元对立——火起源神话中人类思维的原逻辑端倪

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观曾受到挑战,人们认为,人类思维的原逻辑时代才是神话的发端,而不是万物有灵观念支配的时期。

原逻辑思维理论由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提出,他认为,这一时期人的思维最大的特征就是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并行不悖,互相关联。同时,他认为,原始时期的人们追问事物现象的根源时,往往将其归结为神秘力量而忽视现实的逻辑依据,因此他们的思维中没有明显的对立和划分^[8]。中国学者在研究神话起源问题时,将列维-布留尔的互渗律译作“混沌律”,认为人类早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习惯于把外界的一切东西借助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勾连起来,都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有意识的活物,物我混同的思维就是神话思维,这比“互渗律”一称更易于理解^{[9](P362~368)}。既然早期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是在逻辑与原逻辑之间相互摆动,在复杂思维和物我认识中发展出来的,那么,借助他的理论,我们不仅能够对这则非洲神话文本中火有生命、能说话的形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还能在火形象和取火者的互动中发现前二元对立时期人类与自然万物非对立关系的互动。

根据已有的母题索引,可以发现守火者和盗火者(夺火者)是火起源神话中互动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母题。有时,守火者作为邪恶的力量,阻碍盗火者为人类取火,凸显作为文化英雄的盗火者非凡的能力和高尚的牺牲精神。比如泰国洪水神话中的火种起源讲述,就着重突出了盗火者牛蝇和天神的斗智过程^{[5](P94)}。有时,守火者作为善意的化身,不惜牺牲自己,经历磨难为人类取火提供帮助。比如中国满族的火种守护女神拖亚拉哈,从至高神那里取得火种后吞入腹中,为人间带来火种,自己却忍受烈火炙烤的痛苦和折磨^[10]。不论守火者与盗火者在文本中是善是恶,文本大都充分彰显神话二元对立的思维内核,或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或是生死二元对立,抑或是性别二元对立。非洲博茨瓦纳火起源神话文本的最大特征,就是守火者形象的遮蔽和火精灵形象的凸显,虽然文本中的火精灵和至高神隐身者莫迪莫是仆主关系,但是莫迪莫没有阻碍火的取得,初代人类见到火种以后也是以温和的商谈来邀请火精灵去家里做客,两者没有发生直接的对立关系,那种充斥在盗火神话中鲜明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结构——人与天神权威二元对立结构的叙事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类思维简单逻辑——二元对立结构的遮蔽和缺失背后,可能是更早期的敌我不分、他者与自我不分的先民混沌思维。同时,列维-布留尔原逻辑思维的特征就是不排斥矛盾,他把

矛盾包括在了思维体系之内^[11],因此,文本中火在自己和人类均不知情的情况下毁灭了周遭万物,但是初代人类仍旧在躲避过程中发现了水可灭火、火可烹饪的事实,火精灵仍旧服务于人类,人类和大自然火灾这种明显的对立关系被削弱。

总而言之,通过比较和细读,笔者认为,非洲博茨瓦纳火起源神话文本背后可能确实存在着真实的成分,其中的幻想和神话思维始终试图解释人类对火逐渐认识并习惯使用的漫长过程。同时,该文本似乎经历了层累的过程,情节上包含无火时代火起源神话文本群普遍具备的初代人类对火无知(不知其用途)和初代人类在火未发现前饥寒交迫两个核心情节,火精灵这一特殊形象又隐含着万物有灵观念,初代人类和火精灵两种形象间的互动关系充分遮蔽了二元对立,呈现出先民思维特征——原逻辑特征,可以判断是较早就流传下来的火起源神话。由于缺乏广泛的民族志材料,本文触及的问题只是火起源神话真正内涵的冰山一角,由此阐发的东方火起源神话整体比较研究尚未在具体文本和实例上充分落实,还需更加细致地展开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日)大林太良. 神话学入门[M]. 林相泰, 贾福永, 译.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98.
- [2]Stith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A Classification of Narrative Elements in Folktales, Ballads, Myths, Fables, Mediaeval Romances, Exempla, Fabliaux, Jest-books and Local Legend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 [3]王宪昭. 中国神话母题 W 编目[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4]李永彩. 东方神话传说(第三卷)·非洲古代神话传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5](英)弗雷泽. 火起源的神话[M]. 夏希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6]李鹏. 东方的普罗米修斯“们”——中国诸民族盗火神话中的守火者和盗火者[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
- [7](英)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 [8](法)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M]. 丁由,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9]杨堃. 论神话的起源与发展[A]. 吕林.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Z].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6.
- [10]富育光, 荆文礼. 天宫大战 西林安班玛发[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
- [11]袁珂. 原始思维与活物论神话[J]. 云南社会科学, 1989(6).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 E-mail: qiangchen42@163.com